

〈不落的綠葉〉

文學類 大專社會組 第一名 林家宇

《最後一片葉子》，我很喜歡這個故事。

故事描述一位畫家女孩，不幸染上疾病，性命垂危。病房的窗外，有棵半死的植物，綠葉寥寥。女孩細數，枝幹尚有幾片葉子，心想她生命如同這些葉片：落光之際，便會迎來終焉。

想不到，有片綠葉任憑季節更迭、風吹雨打，始終不掉，畫家女孩因此振作，健康狀況因此好轉。康復後，經由他人告知方才知曉：窗外這片葉子，是樓下的畫家老人，於風雨中畫上去的。

身為人，生命便需要個目標，才能提起腳步，於漫漫時間河流中，摸石涉水，奮力前行——即便這個目標，是虛無飄渺。

我的那片葉，是疾病徹底痊癒的願。

時常在想，那片畫上去的綠葉，明明歷經摧殘，為何如此假可亂真？如果，畫家女孩在他人揭露前，便發現這是假的呢？

*

母親臨盆之際，恰是颱風來襲。直至午夜，窗外敲打的風雨聲漸歇，危機才正要開始——出世的孩子不是哭鬧新生，而是瀕臨死亡的聲嘶力竭。

甫離開母體，渾身水泡覆蓋我的全身，細菌感染近乎奪命。搶救一天一夜，才終於從死神手上拉回這條命。這僅是首場勝利，後續的拔河比賽，只要一輸，就是下放到太平間，再無敗部復活。住在加護病房足有一個月，才終於遠離高懸的死神之鐮，暫時安全下莊。

醫生說，這是罕見疾病：魚鱗癬。

顧名思義，便是魚鱗狀的皮膚遍佈全身。加上皮層，僅有常人三分之一的厚度，極易損傷。角質層以不正常的高速分泌、滋生，脆弱地不停掉落皮屑，又頑強地次次爬滿四肢，瀰漫著斑駁的猙獰皮膚，散發陣陣異味。

追溯遙遠的記憶，凝滯在雨後的大樹下，踩踏陣陣落葉，響聲不絕。想著今天上學，又因為那滿地皮屑，惹來周遭的訕笑。目光轉向遠處同學，竊竊私語的視線刺在身上，麻癢難忍，越抓越癢。伸出手，想抓住一片剛掉下的落葉，撲了個空，滿心困惑。

落葉跟皮屑，明明都會掉落，但落葉或綠或黃得那般好看，而我落下的是醜陋？能否不再掉落呢？

*

聽聞南投某間廟宇靈驗，父母帶著我千里迢迢，歷經九彎十八拐的虔誠，求來的是一疊符咒。說是燒掉化在水中喝下，便有冥冥之力助我痊癒。

跪在供桌前，凝視燃燒的朦朧，希望服下符水後，想像中的皮膚，便能在我身上重現。咒散去，這份美好想像，如那符咒盒一般乾癟。

抓傷滿身是家常便飯，稍微蹭到桌椅，一塊皮就掉了下來，染著點點鮮紅。颱風從出生在窗外的肆虐，席捲我身，未曾消散。每每到晚間，便會更猖狂的，挾帶著傷口，蹂躪大地的安穩沉眠。倦極甦醒，才感受到風暴稍微止息。起床後，母親總是到我床邊，細細的清理所有皮屑，掃除所有的不堪。

死神沒取走性命，屢屢向我討價還價。傷口感染的夢魘，在長大後才遠去。記憶中最嚴重的一次，曾差點奪走我的右膝。父親負著我直奔醫院，匍匐於背的短短時光，浸泡無法站起的恐懼，至今記憶猶新，心想是否會再失去些什麼？萬幸住院療養一週後，我取回了右腳，感染的傷疤凍結在右膝。

住院那一週，想起國文課所上的《最後一片葉子》，自己好似那個畫家女孩，也躺在病床上，看著窗外的樹木。葉片隨風晃動，因季節更迭而落葉不斷，不自覺茫然。心中祈求痊癒的這片葉，能否禁得起時間的連綿刷洗？

*

求學時期踏遍台灣各地，不是知曉哪片景致，而是又明白哪家醫院的診間如何布置。無數遠赴他地的治療無效後，我的心逐漸冷了，益發抗拒父母帶我前往就診。想想，名聲再響亮的大醫院都治不得我，又何必總是期盼前去、黯然而歸。

恰巧，某位親友聽到此事，引薦了一位大師，說是妙手回春，再頑固的病症都得俯首稱臣，拍胸保證的神奇。

所謂大師，難道還看不夠多？聽那高深莫測的絮絮叨叨，終究忍住不耐。念著那片綠葉，或許就是這一次，再拚他一把。

每日慣例的皮屑清理、每週泡溫水的搓除鱗片、每月遠赴他方的尋求名醫，年年的失望都吞忍了。這回高價購買的「良方」，殷切盼著，能將繪畫的葉片，摘成綻放於手心的綠意。

為此，我每一天每一天，都得敷上厚厚的藥膏，層層包起，期望慢慢地、徹底地帶走滿身碎鱗。悶熱加倍、麻癢加倍，四肢也不能自在移動，被人戲稱

木乃伊。

我一直記得那些日子。陽光穿透茂密大樹，灑落點點光斑，偶有微風吹過，和著蟬鳴，唱著盛夏。炎熱將戶外活動的學生分成了兩批，一批不畏太陽高掛，呼朋引伴便來鬥牛；一批則坐在樹下，與知了一同分享八卦，嬉鬧聲傳得遠遠的。而我坐在教室內，凝視窗外的他們，難聞的藥味穿透層層包裹的厚重，撲鼻而來。

窗內窗外，皆不屬於我。想自由，不願待在窗內，卻又撞不出窗戶展翅而飛，靈魂游離在空氣中。伸出手，遙望窗外的「最後一片葉子」，虛握拳，總想著有天，滿身魚鱗不再附著，能沐浴於樹林中的落葉雨，笑著說我不會再掉落了。靠著這份苦行僧般的毅力，咬牙忍受這樣的不便與苦痛。

最終，打開窗戶時，觸摸那份綠、那片葉，不堪的承認：真是假的。而且，已經被風雨摧殘、斑駁掉落了。

*

長達十個月的治療，除了初期略有起色外，隨後數個月的治療，通通打了水漂。前前後後加起來，十多年的各種治療，成為殘酷的黑色幽默。

心底深處隱約明白，只是不願承認。魚鱗癬是基因疾病，除非生命重來一次譜寫基因，不然怎有可能完全痊癒？但，如果不想望那片葉，我又怎能堪忍這所有苦痛？

支撐天地的葉，成為虛無飄渺，世界就這樣子崩潰了。夢碎後，魚鱗的附著，在那片葉掉落之後，竟是沉重到難以呼吸。

有天趁著父母不在，我拿起水果刀，安靜進了房間，坐在電腦桌前，顫抖著讓刀虛劃過手腕。但聽說這樣子走，其實很痛。那個當下，怕痛的念頭大於想離世的心。不是不想死，而是怕痛不敢死！就這樣掙扎著，直到父親喊我，才發現他已經奪過刀，滿臉怒色，不忍中透著哀痛。

那之後過了幾天，母親一如往常地替我梳理頭髮，將疾症產生的頭皮屑清理乾淨。梳著，她平靜開口：「你知道，幾天前，你爸問我：『孩子痛苦到想走，是不是很恨我們倆，將他生成這個樣子？』」

霎時間猶如石化，我凝滯而無法動彈。「我說：『如果他真想恨我們，那也沒關係。寧願他恨，好過他走。』」梳著頭皮的動作稍微停滯，又繼續著。數十年來，這樣打理孩子的動作，溫和而充滿耐性，未曾改變。

母親是她的兄弟姊妹中，最年長的大姊。自幼便扮演著照顧者，在外祖父母務農忙碌之際，扛起了諸多家務，一路到大。嫁人後，同樣扮演著任勞任怨的角色。侍奉公婆、照顧親人，擔起所有的家務，養大了哥哥與我倆兄弟。為

了方便照顧生病的我，便於找尋治癒疾病的種種可能，毅然接下了不熟的業務員工作。

她承擔的重量，始終比看得見的，來得更為沉重。但，母親總說：「盡人事，聽天命，而知足常樂」。身體的遺憾無可避免，既然要活，那就不能永遠的逃。盡最大的努力，去找出任何一絲，讓身體轉好的可能。做盡了，再看上蒼如何安排生命，而能坦然。

何嘗不知痊癒的機會微乎其微？父母都懂，而他們願為我承擔這些所有的痛。

《最後一片葉子》中，那片令人活下去的綠葉，是另一位畫家老人在風雨中，以性命畫上的。那片葉子，歷經摧殘，卻翠綠到照耀女孩健康好轉。即使故事中，女孩發現了綠葉是假，但畫家老人將精神力，託付在那片葉子上，希望能讓畫家女孩活下去的心願，亦能讓她鼓起勇氣。

我的父母亦是如此，用著生命，在我自暴自棄之際，始終未忘，畫下那片葉子。即使再多風雨席捲，即使我的哀怨不滿捶打於他們，他們卻從未放棄，讓我更好的一絲機會。

開了窗，那片原本以為的綠葉，確實不是真實的。然而，除了那片葉外，還有其他存在，是我不再執著於那片葉後，偶然意識到。

有個朋友找我長期談心。談著談著，某一次，她很認真地看著我，給我「很溫柔、很漂亮」的評價。

我一臉困惑。「你認為自己遍體鱗傷，不能是正常的人生，但或許，正因為如此，你的內心比起我認識的太多人，都來得溫煦而暖。在我眼中，你熠熠生輝。」我紅著臉，以囁嚅謝謝，回應她的微笑。

歷經苦難磨練，磨去了我的諸多脾氣，也對於苦痛有著更深刻的感悟。眼見他人經歷的風暴，往往能更以同理和耐性理解，而非粗暴以對。長時間的堪忍，磨練出一份渾然天成的懂得、聽得、見得，他人的苦痛。

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這正是我殘缺生命的寫照。

*

那片不落的綠葉，或許真的一輩子都追求不得，但身邊的人，從未放棄過任何讓我轉好的希望。甚至，無意間，從中我獲得了，常人難以具備的一份溫煦，在不自覺間，照亮他人的微笑。

歷經三十餘載，無數風雨摧殘過後，那許願的葉片，依然畫在心頭。心底

已經安然：這葉片，可能永遠都是以顏料畫上。也正因有這樣的坦然，終於等到，深諳此病的醫生，並逐漸穩定病情。目標與最初不同，卻仍深深感激。

打開窗，便能感受到除了那葉片外，不遠處的樹木，正迎風颯颯的笑著，傲然豎立著。比起自己意識到的還更早，求生中無意種下的種子，即便風雨摧殘，卻長出無盡的生命力，成為一棵大樹。不僅是受人支撐而終於長成，最終，也支撐起自己，更支撐起他人。

那片畫上的葉，與那片樹林，都綠得耀眼。